

“444 便利店”青岛开分店

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9月底来青巡演 青岛籍演员于毅演绎“赵吏”本吏

对于许多观众来说,青岛籍演员于毅大多出现在影视剧中,《打狗棍》里的二丫头、《鬼吹灯之精绝古城》里的胡八一、《心术》里的谷超华等都是人气出圈的角色,此前还曾倾情演绎一首青岛城市主题曲《青岛》,风靡一时。9月22日、23日,于毅将回到家乡青岛,在大剧院展现他在音乐剧舞台上的风采,出演顶流IP网剧改编而成的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

从网剧到音乐剧 于毅再演“头牌摆渡人”

2014年,网剧《灵魂摆渡》横空出世,三季总点击率近50亿,豆瓣评分最高8.4,被粉丝视为网络悬疑IP鼻祖。中文原创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以网剧为蓝本,以“永生”为主题,讲述了夏冬青在赵吏与王小亚的协助下共同拯救因心事未了而滞留人间的灵魂、合力挽救世间秩序的故事。对于《灵魂摆渡》,于毅坦言,富有想象力的故事与爱和温暖的力量是最吸引他的原因。在于毅眼中,“赵吏无时无刻不在找寻自己的灵魂,他想知道自己的眼泪是不是咸的,想要拥有自己的喜怒哀乐。”

自面试音乐剧《灵魂摆渡》起,到现在每天扎根于排练厅,于毅总是穿着那一套标志性的黑色长风衣,让人分不清他究竟是于毅还是赵吏。戏里

戏外,于毅与赵吏已经逐渐融合成了一个整体,连本人都说“赵吏的感觉又在身上了”。

此前,于毅在音乐剧领域早已取得过令人瞩目的成绩。2004年,出演了张学友音乐剧《雪狼湖》中文版,1年内在亚洲巡演超过50场;2006年,搭档林依轮主演百老汇经典音乐剧《I love you》中文版,并登上美国纽约百老汇舞台……“与出演其他舞台剧不同的是,自己对这部网剧已经非常熟悉。虽然音乐剧讲述的是一个全新故事,但我对赵吏的诠释会更加生动透彻。”于毅坦言,时间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或许对永生的赵吏而言,时间的流逝会带来他所渴望的一切人生,就像下半场那首solo歌曲《时间的一瞬》中所唱的:“我渴望,渴望恩怨,渴望情仇,渴望喜怒哀乐,才算走过一生。”头牌摆渡人赵吏、拥有阴阳眼的夏冬青、九天玄女王小亚,承载着许多观众共同青春记忆的“灵摆铁三角”,

在歌声中讲述着一幕幕揭示人性本真的温情故事。

444 便利店重现 借机械齿轮寓意“永生”

与网剧《灵魂摆渡》相比,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在表现形式和视觉风格上均有很大的创新与突破。走进音乐剧《灵魂摆渡》的剧场,观众们首先会被机械齿轮质感的“蒸汽朋克”风格所震撼。齿轮,是主创对“永生”的隐喻,借以代表年轮及空间的穿越,展现“永生”的概念。“灵魂、摆渡人、轮回等都让我联想起了‘圆’,谐音为‘缘’。在我看来,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虽然都是紧密、精细地连接在一起,但更像一个庞大的机械推动着时间,在我们所认知的维度空间里永动机般的运转。”导演马达如是解释。

在网剧《灵魂摆渡》中,444便利店是一个神奇的存在,许多悬疑、惊悚、扣人心弦的故事都由此展开,承载着剧情

及结构转换的关键作用。令人欣喜的是,在音乐剧中,444便利店将以一个上下两层的镜面装置呈现在舞台上,以此让观众带来冲突和对撞、阴阳与虚幻的沉浸式体验。

独具匠心的多媒体技术运用成为该剧视觉设计另一大亮点。曾多次荣获文华奖、“五个一工程奖”等国家级奖项的国家一级舞美设计任冬生担任本剧的视觉总监,以新颖的视觉元素借助镜面叠加进来,整体面貌更加贴合奇幻感和复古硬朗的风格,为这个经典的IP注入更多新的活力。音乐方面,21首不同风格的金曲朗朗上口,不仅有“蒸汽朋克”的摇滚乐曲,也有融合电子迷幻、朋克、中国元素的流行歌曲,很多摇滚乐曲都是来自乐队的现场演奏。其中,《时间的一瞬》《轨迹》和《想不明白》三首歌曲尤为受欢迎。许多观众留言:“每首歌曲都像是剧中情感的延伸,让这股温暖的力量一直萦绕在心头。期待早日推出原声大碟。”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周洁

音乐剧《灵魂摆渡之永生》剧照。大剧院供图



《奥本海默》:五星神作还是诺兰滑铁卢?

文/张彬

前的作品中从容驾驭过各种形态和维度的叙事组合了。但即便“讲故事”强如诺兰,让他来理顺《奥本海默》中各种关于科学、战争、情感和 politics 的复杂线索,来呈现前前后后几十位科学和政界的现实人物,依然会是一道复杂如量子力学方程般的巨大难题。

为了让叙事尽可能清晰,本片用“裂变”和“聚变”两个段落将奥本海默的人生进行划分,两段故事还通过了彩色与黑白在视觉上予以对照,色彩上的分界也恰恰可被简化理解为他人生的高光岁月和至暗阶段。

另外,在看似断裂的情节二分法之外,还埋藏着一条奥本海默个人心灵进化的故事线,这条线索从他在欧洲求学与当代物理学一众伟大人物的风云际会,到他回到美国一手建立起量子力学的学科体系,到后来主持“曼哈顿计划”的原子弹设计制造,再到战后遭遇政治迫害。奥本海默的人生就这样在3个小

时的片长里,以一种模糊编年体的方式被近乎完整地讲述了出来。

貌似诺兰在叙事上用心良苦,不过站在观影者的角度,《奥本海默》全片的体验过程依然不会是轻松的。毕竟,这部电影的长度超过了《星际穿越》和《信条》,创造了诺兰电影中时长的新纪录,而3个小时里的密集信息量,不断交织迂回的情节,也是对每一个观众耐心和解读能力的极大考验。如果不提前做好些背景知识的功课,片中稠密的对白,稍纵即逝却不乏历史意味的人物转换,或许也只能平添一种走马灯的过场感和不断累加的“脸盲”疲劳……

由于牵扯的人物、事件太过庞杂,诺兰在情节推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将其中一些角色脸谱化,尤其在奥本海默对面,对他进行打压和与他意见相左者,被彻头彻尾地浓缩成了标准好莱坞式的“俗套”反派人物。

归根到底,在经历了《信条》中影像

实验的短暂“激进”后,诺兰在《奥本海默》里又回缩进了导演惯性逻辑的舒适圈。也许大工作量的实景拍摄、大容量的故事样本已耗尽了他在本片创作中的精力,或许也是为了在商业收益和艺术野心上做到最大限度的兼容,诺兰在叙事之外的方面都采取了一种四平八稳的保守策略,比如汉斯·季默的继任者路德维格·戈兰松依然在配乐上复刻着早已经让人听觉疲劳的恢弘与磅礴,又比如诺兰手下的一众演员依然逃脱不了“工具人”的命运,扁平化、功能化的设定甚至完全扼杀了一些人物该有的情感动机和情绪涌动。

《弗兰肯斯坦》作者玛丽·雪莱曾有名言曰“科学的盲目发展将是所有人类技艺中最可怕的”,这一深刻的断言,或许也是诺兰在《奥本海默》中大费周章想要去诠释和阐述的。但片中科学家们在重大历史问题、科学巨变下的哲学困境,却没有成为观众们在映后集中讨论的要点,反倒是奥本海默私人化的殉道史,是男主角基里安·墨菲在各种变形镜头下的颜艺表演,以及片中高潮段落那数十秒的无声核试验镜头,成为了更具流量的廉价素材。而这样的效果,真的是诺兰导演想要的吗?